

指代不确定性研究

Unpronominal Reference

胡建华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Unpronominal Reference

指代不确定性 研究

胡建华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指代不确定性研究/胡建华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I. 指... II. 胡... III. 汉语—代词—研究
IV. 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750 号

指代不确定性研究

胡建华著

责任编辑:赵匡莉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印张:4.875 字数:125000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5355-3885-1/G·3880

定价:8.7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说 明

收在这个集子中的文章主要是研究反身代词和空语类的指称的。这项研究得到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98JC740001)的资助,特此致谢。

胡建华

2002年9月8日

目 录

- 汉语长距离反身代词化的句法研究/1
- 空指代的控制与“自己”的释义/18
- 约束、述谓与特征核查/32
- NP 显著性的计算与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指称(与潘海华合著)/45
- 显著性与局部性:汉语复合反身代词与英语反身代词的比较研究(与潘海华合著)/72
- OT 方案与照应语的约束(与潘海华合著)/91
- 英、汉语空语类的分类、分布与所指比较研究/106
- 空语类研究中语法与语用的分工/121
- 限制性句法:句法反对称理论/137

汉语长距离反身代词化的句法研究

提要 本文对国外研究汉语反身代词化的几种主要句法理论做了评价。这几种句法理论是：(1) 照应指代词分析法；(2) 参数化分析法；(3) 逻辑式移位分析法；(4) 相对化主语分析法。本文在对这些句法理论做出评介和分析后指出，目前还没有一种句法理论可以圆满地解决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长距离约束问题。

1. 引言

近 10 多年来，汉语反身代词化 (reflexivization) 研究一直是国际理论语言学界的一个热点。汉语反身代词化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简单形式反身代词“自己”和复合形式反身代词“代词+自己”。一般认为，汉语中的复合形式反身代词，如“他自己”、“你自己”、“我自己”等，是英语反身代词的对等物 (Yü 1992 和 Pan 1994 对此则持不同看法)，其所指可由 Chomsky 的约束 (binding) 理论来解决。争论的焦点主要在简单形式反身代词“自己”的释义上。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汉语中的“自己”在分布和指称 (reference) 上与英语等西方语言中的反身代词有许多不同之处 (Y. Huang 1984; Tang 1985, 1989)。如，它可以接受长距离约束 (long-distance binding)，似乎在寻求先行语 (antecedent) 时不受什么句法限制 (Xu 1993)。另外，“自己”在寻求先行语时还表现出英语反身代词回指时所不具有的主语倾向性 (subject-orientation)。这一切再加上影响“自己”进行长距离约束的阻断效应 (blocking effect) 的存在，使得“自己”的约束问题的确成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目前，围绕“自己”的约束或指称问题，

学者们已提出了好几种不尽相同的句法理论，以求能充分说明汉语反身代词的特性。这几种句法理论是：(1) 照应指代词 (anaphoric pronoun) 分析法；(2) 参数化 (parameterization) 分析法；(3) 逻辑式移位 (LF movement) 分析法；(4) 相对化主语 (relativized subject) 分析法。在此，本文将主要对这些句法理论加以介绍和评论，^①至于与“自己”的约束有关的一些具体语言事实，程工在《国外语言学》1994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里已作了介绍，本文则不再详细阐释。

2. 照应指代词分析法

王嘉龄等 (Wang & Stillings 1984; Mohanan 1982) 认为，“自己”不是照应语 (anaphor)、代名词 (pronominal) 或指称语 (r-expression) 中的任何一类，它应该归属于新的一类名词，称之为“照应指代词”。照应指代词是 PRO 的有形 (overt) 对应物，同样具有 [+照应语, +代名词] ([+ anaphor, + pronominal]) 的特征。与“自己”性质相同的这类照应指代词还有日语的反身代词 *zibun* 和朝语的反身代词 *caki*。他们认为需要另立一条新的 D 约束原则来说明“自己”的释义。根据这一原则，“自己”要在根句 (root clause) 主语所支配的整个语类中受约束。虽然这一分析似乎说明了“自己”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重要特征，但正如陈平 (Chen 1992; 另参见 Y. Huang 1994) 所指出的，它却有着严重的理论内部 (theory-internal) 问题。在 GB 理论中，与 PRO 相对应的有形 NP 之所以不能出现，是 GB 理论的几个子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按照 PRO 的特征组成，它既有照应语的特征，又有代名词的特征，因此它应该既遵循 A 约束原则，又遵循 B 约束原则。这就是说，PRO 需满足一种互相矛盾的要求：它必须在它的管辖域 (governing category) 内既受约束又自由。解决问题的办法便是把 PRO 置于不受管辖的位置。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 PRO 定理

(PRO theorem): PRO 必须不受管辖。由于 PRO 不受管辖, 它便没有管辖语域。由此, 我们看出 PRO 与有形 NP 正处于一种互补分布; PRO 可以出现的位置正是有形 NP 不能出现的位置, 反之亦然。而如果把“自己”规定为 PRO 的有形对应物, 它也应该不受管辖, 从而才能避免既受约束又要自由的矛盾处境。然而, 如果“自己”不受管辖, 它就得不到格 (Case), 而一个有形 NP 如果没有格, 它就会被格过滤式 (Case Filter) 判为非法物。这正是为什么语言中不会有具有 [+照应语, +代名词] 特征的可有形 NP 出现的原因。因此, 如果把“自己”规定为“照应指代词”, 就首先得对 GB 理论的有关子系统作重大修改, 否则, 这一分析法会引起理论内部的混乱。此外, 程工博士在评阅本文时还指出, 这一分析法在事实分析上也有相当大的缺陷, 例如它“不能预测, 也不能解释‘自己’除长距离约束外的其他一些特点, 如主语倾向性和阻断效应等”。在这一点上, 这一分析法与下节所讨论的参数化分析法有着相同的缺陷。

3. 参数化分析法

Manzini 和 Wexler (1987) 以及 Yang (1993) 是这一分析法的主要代表。Maninz 和 Wexler (1987) 认为, 管辖语域的概念可以通过一个子集原则 (subset principle) 来参数化。^② 他们所定义的管辖语域具有 5 个参数值, 如下所示:

(1) Manzini 与 Wexler 对管辖语域的定义。

γ 是 α 的管辖语域, 当且仅当 γ 是包含 α 以及一个 α 的管辖成分 (governor) 的最小语类, 并且有

- a. 一个主语; 或者
- b. 一个 INFL; 或者
- c. 一个时态 (tense); 或者
- d. 一个‘指称’ (referential) 时态; 或者

e. 一个‘根句’(root)时态。

Manzini 与 Wexler 认为不同的语言可以选择不同的参数值来定义其管辖语域。在英语中,反身代词的管辖语域由(1a)决定;而在汉语中,反身代词“自己”的管辖语域则由(1e)决定。这就是说,“自己”的管辖语域是任何一个包含“自己”、“自己”的管辖成分以及一个“根句”时态的最小语类。

然而,正如 Kang (1988), Battistella 和 Xu (1990), Cole 和 Sung (1994), Hermon (1994) 以及 Y. Huang (1994) 所指出的,参数化分析法有着难以克服的问题。根据这一分析方法,所有成分统制(c-command)“自己”的 NP 都可以做“自己”的先行语,因此宾语也可以约束“自己”,于是这一分析方法无法说明“自己”在寻求先行语时所表现出来的主语倾向性(关于主语倾向性的介绍,可参进程工 1994)。另外,这一分析方法还无法解释影响“自己”长距离约束的阻断效应,如下所示:

(2) (Huang & Tang 1991)

张三_i说我_j知道李四_k常批评自己_{i'}*/_{j'}/_k

在(2)中,“自己”共有3个可及(accessible)主语,但只有离它最近的主语才可以做它的先行语。为什么其他两个主语不能做它的先行语?既然“自己”的管辖语域是根句,为什么根句主语不能与之形成约束关系?这一切参数分析法都无法作出解释。除此之外,参数分析法在理论上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Kang (1988) 与 Y. Huang (1994) 指出,这一分析方法实际上使得管辖语域这一 UG 概念变得形同虚设。另外,它还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语言中会有不同的管辖语域。^③

4. 逻辑式移位分析法

逻辑式移位分析法的思路主要来自 Lebeaux (1983), Chomsky (1986) 和 Pica (1985, 1987)。尽管学者们对“自己”在逻辑式中

如何移位意见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一致认为“自己”的长距离约束是“自己”在抽象的逻辑式层次上进行隐性的 (covert) 层级 (cyclic) 移位的结果，如此，“自己”与先行语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局部 (local) 约束关系。

Battistella (1989) 把复合形式反身代词分析为完整 NP，把简单形式反身代词“自己”则分析为 N° 。因为“自己”是一个中心语 (head, 即 N°)，同时又因为从 INFL 到 INFL 移位是一种从中心语到中心语 (head-to-head) 移位，他认为“自己”可以在逻辑式中移入 INFL，然后再从 INFL 到 INFL 进行连续的层级 (successive-cyclic) 移位。^④ 如此，“自己”的长距离约束便可以解释为从 INFL 到 INFL 移位的结果，而主语倾向性则可解释为是因为主语须与中心语 INFL (确切地说是 INFL 中的 AGR) 保持一致。“自己”在 INFL 留下的所有语迹 (trace) 以及移位的“自己”本身都必须与其局部的主语保持语法特征上的一致。由于所有的语迹都必须与移位的“自己”同标 (coindexed)，所有的局部与非局部主语自然都必须在人称与数上保持一致。在 (2) 中，“自己”的长距离约束之所以被阻断就是因为中间句主语“我”与局部主语在人称上不一致。

Cole 等 (Cole, Hermon & Sung 1990) 认为“自己”的中心语移位要遵循空语类原则 (Empty Category Principle)。他们在 Battistella 的基础上把“自己”的长距离约束现象分析为是“自己”在逻辑式从 INFL 向 COMP 再向 INFL 移位的结果。Cole 等 (1990) 根据 Huang (1982, 1984b) 提出，汉语与英语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汉语的 INFL 是词汇性的 (lexical)，而英语的 INFL 则是功能性的 (functional)。词汇性的 INFL 可以词汇标记 (L-mark) VP 和 CP，所以 VP 与 CP 在汉语中不构成语障，于是“自己”便可以在逻辑式进行移位。在 Sung 和 Cole (1991) 中，他们又提出，当“自己”移向一个功能性的中心语时，这个功能性的中心语便变成词汇性的了。

在 Huang 和 Tang (1991) 中,“自己”的逻辑式移位是一种通过 IP 嫁接 (IP-adjunction) 来实现的非主目语移位 (A' - movement), 与量词提升 (quantifier raising) 十分相似 (参见 May 1977, 1985; Katada 1991)。Huang 与 Tang 指出, Battistella 等的 INFL 移位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解释为什么复合形式反身代词 (如, 他自己) 不能在逻辑式进行连续的层级移位, 而实际上在 Chomsky 与 Lebeaux 的最初分析中, 移入 INFL 的是复合形式反身代词 himself。在 Huang 与 Tang 的分析中,“自己”与“他自己”这两种形式的反身代词都通过 IP 嫁接来进行逻辑式移位。在 Bouchard (1984) 的基础上, 他们指出, 所有的 NP 都必须既有 φ 特征^⑤ (φ -feature) 又有 (量词除外) 指称特征 (referential feature, 即 r-feature)。复合形式反身代词 (代词+自己) 有内在的 (inherent) φ 特征, 但没有指称特征, 其指称特征须从其先行语那儿继承。而简单形式反身代词则既没有 φ 特征, 又没有指称特征, 它的这两种特征必须都从其先行语那儿获得, 因此它是一个双重照应语 (double anaphor)。复合形式反身代词的指称标引 (r-index) 在 S 结构通过 A 约束原则来获得, 由于在 S 结构所获得的指称标引在逻辑式不能改变, 所以复合形式反身代词不能进行长距离约束。在 Huang 与 Tang 的理论中, φ 特征优先于指称特征, 也就是说一个 NP 须先被指派给 φ 标引后方能再被指派给指称标引。因此, 约束理论要先在 S 结构运用一次, 然后再在逻辑式运用一次。这就是说, 简单形式反身代词“自己”要先在 S 结构使其 φ 标引得到允准 (licensed), 然后再在逻辑式使其指称标引得到允准。因为“自己”的指称标引直到逻辑式才能得到最后确定, 所以它便有了进行长距离约束的可能性。为了说明阻断效应, Huang 与 Tang 指出, IP 嫁接须是一种连续层级移位, 它要求“自己”在每一个嫁接位置直接受到其管辖语域内的一个 NP 的约束。

虽然逻辑式移位说十分诱人, 但它也有不足之处。我们先看中心语移位说中的一些问题。根据 Battistella (1989) 和 Cole 等

(Cole, Hermon & Sung 1990; Cole & Sung 1994), “自己”长距离约束中的阻断效应是由与主语同标的 INFL 中的人称特征不一致造成的。然而, 正如 Huang 与 Tang (1991) 所指出的, 长距离“自己”的潜在的阻断成分不仅包括成分统制它的局部主语, 而且还包括次统制成分 (sub-commander) 和作感受者 (experiencer) 的非主语。例如, 在下例中“自己”的阻断成分分别是局部次统制成分和作感受者的非主语:

(3) (Huang & Tang 1991)

- a. 张三_i 说 [我_i 的骄傲害了自己_i]_j]
- b. [[[张三_i 对自己_i 没信心的事] 使我_j 很难过的消息] 使李四_k 很意外]

在 (3) a 中, 次统制成分“我”并不与小句动词“害了”形成一致 (agreement) 关系 (因为它不是主语, 只有主语才与动词形成一致关系), 但它仍然阻断了“自己”的长距离约束。在 (3) b 中, 主句谓语是“使李四很意外”, 其主语为一个复合 (complex) NP。复合-NP 中的感受者“我”阻断了“自己”的长距离约束, 使其不能与最外层的感受者“李四”共指 (co-refer)。据此, Huang 与 Tang (1991) 认为不应把阻断效应看作是“主语-INFL 一致”效应。他们认为:

(4) 长距离“自己”潜在的阻断成分与它的潜在的局部 (或较近的) 约束语属于同一组成分。

另外, 徐烈炯 (Xu 1993) 也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人称不一致并不一定形成阻断效应:

(5) 他_i 怕我_j 超过自己_i]

在 (4) 中, “我”虽然与主句主语“他”在人称上不一致, 但并没有阻断“自己”与“他”建立长距离约束关系。

Pan (1994、1997) 对中心语移位说也进行了批评, 他指出中心语移位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汉语中像“他自己”这样的复合形式反身代词也可以进行长距离约束:

(6) 张三_i 说那本书害了他自己_i;

Pan (1997) 还援引了李亚非 (Li 1992) 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心语移位说中存在的问题:

(7) 宝玉_i 以为我_j; 学生_k 不喜欢自己_{i'} / _{j'} / _k

在 (7) 中, 内嵌句主语“学生”与主句主语“宝玉”都是第三人称单数, 因此根据中心移位说, “自己”可以通过 INFL 移位, 从而与主句主语共指。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局部主语“学生”是“有生命”NP (与 (3) a 中的不同), (7) 中的阻断效应也无法通过次统制和特征渗透 (feature percolation) 得到解释。

Huang 与 Tang (1991) 的非主目语移位 (IP 嫁接) 说同样也有无法解释的反例。请看 Cole 与 Wang (1996) 所举出的一个例子:

(8) 张三_i 以为李四_j 会把你_k 领回自己_{i'} / _{j'} / _k 的家。

在 (8) 中, 离“自己”最近的潜在先行语是第二人称代词“你”, 于是“自己”在第一个 LF 层级上得到了第二人称 φ 特征。根据 Huang 与 Tang (1991), “自己”所取得的第二人称 φ 特征将阻止“自己”指称更高层级上的第一或第三人称 NP, 形成阻断效应。显然, 这不符合 (8) 中的事实。

5. 相对化主语分析法

Progovac (1991, 1992) 以及 Progovac 和 Frank (1992) 提出的相对化主语分析法是一种非移位理论, 这一理论在 Tang (1994) 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修正。Progovac (1991, 1992) 以及 Progovac 和 Frank (1992) 用相对化主语的概念对 Chomsky 的 A 约束原则作了修正, 如下:

(9) 一个反身代词 R 必须在一个包含 R 与一个主语 (SUBJECT) 的 D 区域内受到约束。

a. α 对于一个 X° 反身代词来说是一个主语, 当且仅当 X

是一个零层次 (zero-level) 的语类 (如, AGR)。

- b. α 对于一个 XP 反身代词来说是一个主语, 当且仅当 X 是一个 XP 投射 (projection) (如, [NP, IP] 和 [NP, NP])

(10) X^o反身代词的惟一主语是 X^o主语, 即 AGR。

简言之, 以上的定义就是说: 在对管辖语域的定义中, X^o反身代词 (即简单形式反身代词) 的主语是 X^o (即 AGR), 而 XP 反身代词 (即复合形式反身代词) 的主语则是 XP。如此, X^o反身代词便可以把其管辖语域扩展到句中的第一个 X^o, 然后与 AGR 的 Spec^o (即主语) 同标 (coindex); 而 XP 反身代词则把其管辖语域扩展到句中的第一个 XP 主语 (即 AGR 的 Spec)。根据相对化主语分析法, AGR 可以与句中其他的 AGR 节点形成语链 (chain)。Progovac (1991, 1992) 在 Borer (1989) 的基础上提出, 尽管汉语没有形态上的 AGR, 但它却有抽象的照应性 (anaphoric) AGR, 而正是汉语 AGR 在形态上的虚空性 (emptiness) 才使得它具有了照应性, 从而与更高层次的 AGR 形成了同标关系。如果某一语言中的 AGR 是照应性的 (如汉语), 那么句子中所有的 AGR 便会形成同标的语链, 这时主语便是整个的 AGR 语链, 于是 X^o反身代词的管辖语域便扩展到了根句, 从而使得 X^o反身代词可以接受长距离约束。而 XP 反身代词的管辖域却不能照此扩展, 因为 XP 反身代词的管辖语域不是通过中心语 (即 AGR) 而是通过 XP (AGR 的 Spec) 来定义的, 所以 XP 反身代词不能进行长距离约束。Tang (1994) 对相对化主语分析法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她提出, 所有的功能性 (functional) 中心语 (不仅包括 AGR, 还包括 MOD (modifier, 即修饰语) 等) 如果有着共同的照应性 ϕ 特征, 都可以进入同标的照应性语链。而如果某一功能性中心语不具有共同的照应性 ϕ 特征, 则 X^o反身代词的长距离约束便会被阻断。

对相对化主语分析法的批评主要见 Pan (1997)、Cole 与 Wang (1996) 以及 Hermon (1994)。Pan (1997) 指出相对化主语分析

法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以下例句中“自己”的长距离约束没有被阻断，尽管句中与 Spec（主语）同标的 AGR 不具有共同的照应性 φ 特征：

(11) 我_i 知道李四_j 的书害了自己_{i,j}

(11) 不仅对 Progovac 的分析构成反例，对 Tang 的分析同样也构成反例。根据 Progovac 的分析，局部小句的 AGR 与主句的 AGR 不具有共同的照应性 φ 特征，因此“自己”不能与主句主语形成约束关系，然而如 (11) 所示，这一推断与事实正相反。根据 Tang 的分析，如果功能性中心语不具有共同的照应性 φ 特征，“自己”的长距离约束便会被阻断，然而在 (11) 中，“自己”的长距离约束却并没被阻断。实际上，(5)、(6) 和 (7) 都同样对相对化主语分析法构成反例。

6. 结语

本文简要地评介了汉语反身代词化研究中的几种句法分析法。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目前还没有一种很好的句法分析法能解决“自己”的约束问题。就此，我们可以作三种解释或假设：(1) 汉语反身代词的约束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句法问题，只是我们还没找到正确的句法操作方法来解决它；(2) 汉语反身代词的约束问题并不完全是一个句法问题，其中语用或功能等非句法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3) 汉语反身代词的约束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非句法问题，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语用或功能因素。至于这三种假设到底哪一种正确，目前尚无定论。但笔者认为 (2) 的说法似乎更有道理。笔者认为句法的作用不仅在于制约变异 (variation)，还在于为变异提供一定的自由度。实际上任何语言中的语言成分的最终解释都不可能完全由句法包揽，正如语言成分的解释也不可能完全没有任何句法制约一样。在这一点上，笔者完全同意程工博士的意见，他在评阅本文时正确地指出：“(形式) 句法学的作用在于找出在多大程度上

某个现象是由结构因素决定的。”笔者认为，国外学者对汉语反身代词研究之所以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主要是因为他们把句法现象与非句法现象混在一起了。因此，要正确地解决汉语反身代词的约束问题，首先就要把句法照应语与非句法照应语区分开来。非句法照应语不是句法学研究的对象。

附注：

①对汉语反身代词化的研究，笼统地讲，可以分成两大派。一派认为汉语反身代词的分布与所指是一个句法现象，可以在句法的范围内解决；另一派则认为句法不能解决汉语反身代词的分布与所指问题，其释义需通过语篇、语义或语用等来解决。潘海华（1994，1997）提出了自我归属（self-ascription）理论，而陈平（1992）和黄衍（1991a，1991b，1994）则分别用功能理论和新格赖斯（Neo-Gricean）理论来解释汉语反身代词的释义。

②Manzini 和 Wexler（1987）认为，恰当（proper）先行语的概念也可以参数化。他们对恰当先行语的定义如下：

- a. 一个主语 β ；或者
- b. 任何成分 β 。

③Manzini 和 Wexler 对管辖语域进行参数化后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在同一种语言中，不同的照应语——甚至反身代词的不同形式——都会有不同的管辖语域。

④复合形式反身代词因为不是 N^0 ，所以不能利用 INFL 进行从中心语到中心语移位。

⑤ φ 特征指 [α 人称， β 数， γ 性]（Chomsky 1981）。

⑥Spec = specifier，汉语译为标志语。在 X 阶格式（X' - format）中，主语为 IP 或 AGRsP 的 Spec。

参考文献

- Battistella, E. 1989. Chinese reflexivization: A movement to Infl approach. *Linguistics* 27:987-1012.
- Battistella, E. & Y. H. Xu. 1990. Remarks on the reflexive in Chinese. *Linguistics* 28:205-240.
- Borer, H. 1989. Anaphoric AGR. In O. Jaeggli and K. Safir(eds), 69-109.
- Bouchard, D.1984. *On the content of empty categories*. Dordrecht: Foris.
- Burzio, L. 1991. The morphological basis of anaphora.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7:81-105.
- Burzio, L. 1994. Weak anaphora. In G. Cinque, J. Koster, J-Y. Pollock, L. Rizzi and R. Zanuttini(eds.), 59-83.
- Chen , P. 1992. The reflexive *ziji* in Chinese: Functional vs. Formalist approaches. In T. Lee(ed.),1-36.
- Chomsky, N.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 Chomsky, N. 1986. *Barriers*. Cambridge, MA:MIT Press.
- Chomsky, N.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inque, G.J. Koster, J-Y. Pollock, L. Rizzi and R. Zanuttini, eds. 1994. *Path towards universal grammar: Studies in honour of Richard S. Kayne*. Washington, D. C.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G. 1995. *Variants and invariants in language*. Doctoral dissertation, Fudan University.
- Cole , P. , Hermon and L.-M Sung. 1990.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